

对一个无政府的有序社会的解读

——读《努尔人》之所思

方 垒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笔者对《努尔人》这部书的全面解读和认识，然后着重分析了本书第四章：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并对努尔社会的部落制度、世仇制度、豹皮酋长、预言家进行深入解读。笔者从努尔社会分裂与融合联想到自己生活的社会组织中的分裂与融合，将努尔社会具有象征性地位的豹皮酋长与《萨摩亚人的成年中》萨摩亚社会有绝对权威的酋长进行对比，从而综合分析努尔地区得以在无政府状态下有序的组织和发展的原因。阅读全书之后，笔者发现，当地部落的分裂融合相关的集体意识、规则（法律）与现代社会行政组织相比，无论在结构、运行、成员的基础联系方面都存在截然的不同。由此联想到我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在文章最后，笔者由《努尔人》联系自己熟知的其他结构功能主义和功能主义著作，做出相关评价。

【关键字】 努尔人 裂变 融合 政治制度

《努尔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对非洲苏丹地区的努尔人进行为期一年多田野考察完成的一部经典人类学著作。1930年，普理查德出于政治要求开始对努尔人的居住地进行田野考察，在1930年到1936年间，他曾多次进入努尔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在那里，他克服各种陌生、恐惧、无助等困难，不断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住在当地努尔人的村落和营地，每天观察他们的生活，与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真正地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获得所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于1936年完成《努尔人》这部著作。

这本书共有六个章节，第一章：对牛的兴趣；第二章：生态学特征；第三章：时间与空间；第四章：政治制度；第五章：宗教制度；第六章：年龄组制度。有学者提出，这本书概括起来也就是两大部分：（一）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二）三种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亲属关系。它为人们描述了一个无政府的部落是如何通过自身所分化出来的各个血缘组合和地缘团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冲突和合作，从而达到有效的社会控制，并增强其社区内部的凝聚力的。¹

¹ 仇康慧. 结构人类学视野下的努尔人[J]. 现代经济信息

在导论中，作者提出“尽管政治制度是该书的主题，但是，如果不把其所在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的话，就无法理解这种政治制度。”

因此，本书在前半部分着重写了努尔地区的环境因素和努尔人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出现最多的与努尔人息息相关的一个事物便是“牛”，牛是了解努尔人生活经验的唯一窗口。努尔人对牛有一种特殊的珍视和特别的关爱，努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都与牛有关。牛是努尔人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和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它是努尔人最为珍视的财产，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作者在书中这样说道：“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一个畜栏中的每一头牛的历史都有所了解，他就不仅在同时也了解了主人的所有亲属及姻亲关系，而且还了解了他们的所有神秘关系。”努尔人的大部分社会行为都与牛有关，比如战争、婚丧、祭祀、生育等等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们有一种倾向，即把所有的社会过程和关系都用牛来界定，如果不借助牛，要想与努尔人讨论日常实践、社会关系、仪式行为、或者实际上的任何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努尔人与牛的关系是共生性的，他们与牛群之间形成了一个有着一致利益的共同体。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随季节而变动的居民的构成，展现了当地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间的密切关系。而后，又说明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反映了生态与社会所组成的活动的相互影响。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依次讲述了努尔地区政治的、继嗣的、年龄组的制度，从而详细客观的为读者分析了努尔地区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和年龄组制度，进而对“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里，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给予解答。

接下来，我将把这篇文章的重点落在本书的第四章——努尔社会的政治制度上，以期实现对这本书的重点把握。

从作者的看法出发，在裂变和融合制度的综合作用下，努尔地区得以在无政府状态下有序的组织和发展。努尔人的最大的政治裂变分支就是部落，除此之外，没有更大的政治群体。从**裂变**的角度来看，部落被分成许多地域性的裂变分支，这种裂变分支并不仅仅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划，因为每一裂变分支的成员都把自己看成是属于一个独特的社区。最大的裂变支被称为一级部落支，把一级部落支的裂变称为二级部落支，再由二级部落支裂变为三级部落支，三级部落支又由许

多村落构成。村落是努尔地区最小的政治单位，它由家庭性的群体构成，包括村舍、家宅和棚屋。“每个部落支都有独特的名字、共同的情感及其专属的区域，裂变支越小，其领土越紧凑，成员越毗邻，他们的一般社会纽带越多样、越亲密，因而其团体情感就越强烈。”²从**融合**的角度来看，则更多的体现在战争的时候，“任何一个裂变支的成员在与毗邻的同级的裂变支作战时，会与这些毗邻的同级裂变支对抗起来，而在与较大的分支相对抗时，又会与这些毗邻的同级裂变支联合起来”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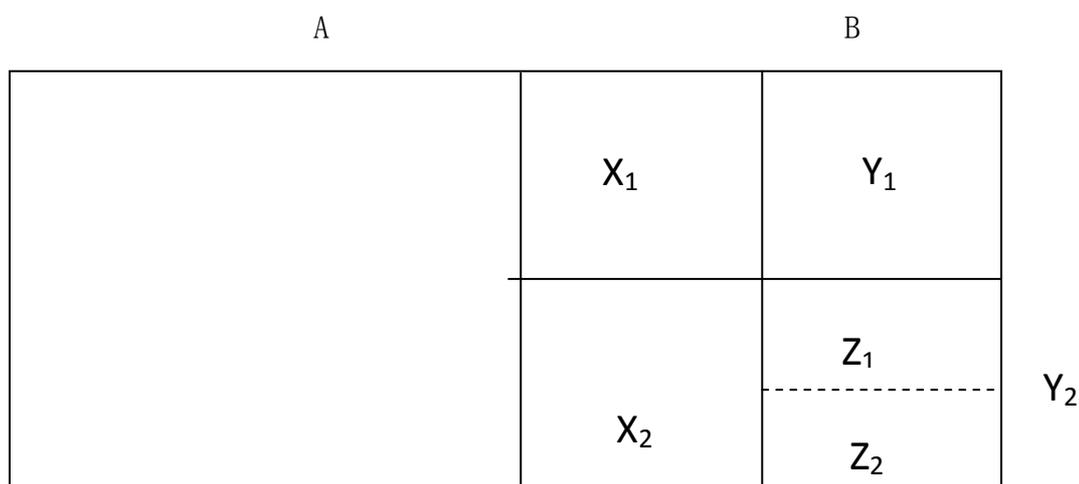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如下图所示：

分裂：

总体裂变为 A、B 两部分，其中 B 裂变为 X、Y，当中的 X 裂变为 X₁ 和 X₂；Y 裂变为 Y₁ 和 Y₂，其中 Y₂ 又裂变为 Z₁ 和 Z₂。

融合：

- (1) 当 Z₁ 和 Z₂ 发生对立争执时，他们是各自相区别的个体
- (2) 当 Z₁ 与 Y₁ 发生争执时，Z₂ 则会与 Z₁ 融合成为 Y₂ 再与 Y₁ 抗争。
- (3) 同理，当 Y₁ 与 X₁ 相对立时，Y₂ 就会帮助 Y₁，而 X₂ 也会帮助 X₁，使这种对立表现为 X 与 Y 的对立。
- (4) 因此，当与 A 对立时，他的对立面就是整个 B 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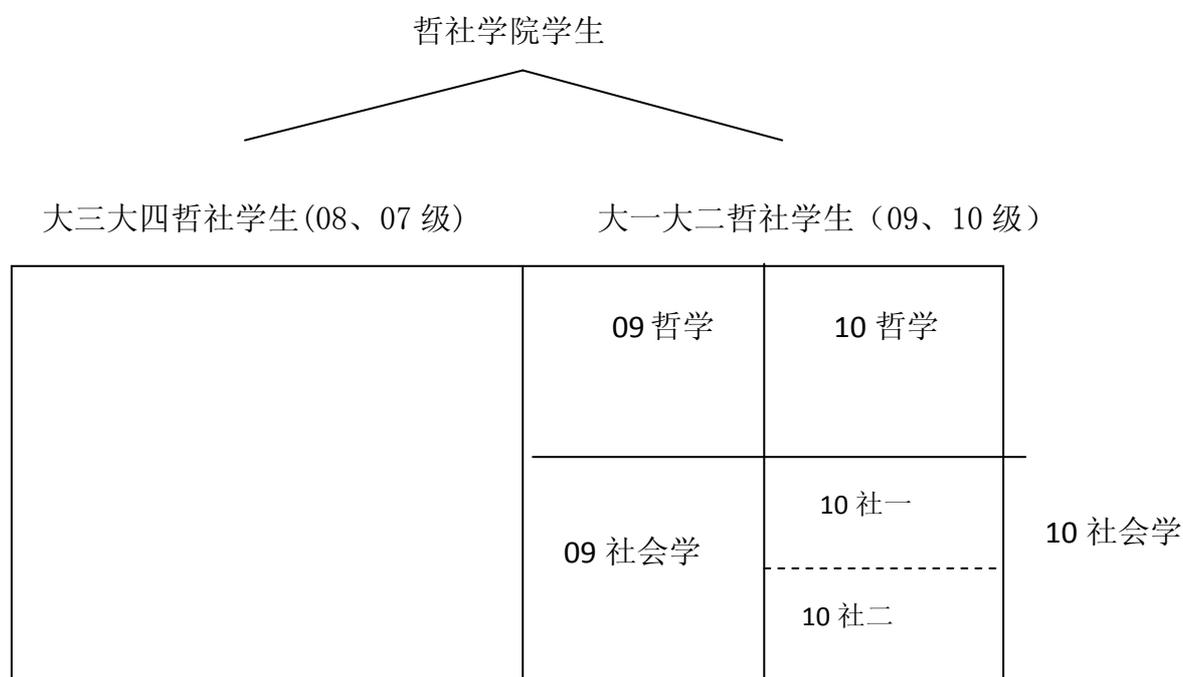


其实上述这种在努尔地区的分裂与融合，在西方社会。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以山东大学的两个学院“哲社学院”和“经济学院”为例，两个学院内部彼此都

²埃文斯·普理查德. 努尔人[M]. 褚建芳 闫书昌 赵旭东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164

³埃文斯·普理查德. 努尔人[M]. 褚建芳 闫书昌 赵旭东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165

有分裂：哲社学院有四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专业，每个专业有 1 到 2 个班级。假设进行一场篮球比赛，如果是 10 级社会学的比赛，那么 10 级社会学一班和 10 级社会学二班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如果是 10 级社会学与 10 级哲学比赛，那么社会学一班和社会学二班便融合成一个单位，与哲学班进行对抗。同理，如果是 10 级与 09 级比赛，那么每个年级社会学专业便会与哲学专业融合，一起对抗另外一个年级。以此类推，当哲社学院与经济学院比赛的时候，这个哲社学院四个年级，便会融合为一起，齐心协力对抗经济学院。（下图即为哲社学院内部的分裂与融合示意图。）



因此，在作者看来，这种部落的裂变和融合的制度将努尔地区的人们从地缘上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小团体，再融合成一个大的部落，从而在使之其有序运行下去，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无政府状态中起重要作用。

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上，世仇制度和豹皮酋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在努尔社会“酋长”是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没有政治上的权威。事实上，努尔人没有任何政府，他们的情形可以描述为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

“世仇”这个词实在努尔人政治制度这一章中最常出现的词语。世仇是指在部落内部，各个地方性地区之间的长期的相互敌对状态，它是一种部落制度。努尔人非常好械斗，因此部落间的世仇较多也不足为怪。引发努尔人械斗的原因很

多：比如，关于牛的争执；牛羊吃了他人的高粱并遭其痛打；一个人打了别人的小儿子；通奸；畜牧权；未经主人允许而取走别人的物品，尤其是舞蹈饰品等等。如果一个努尔人认为自己遭到侮辱，他会当即进行械斗。这种习惯的形成得从努尔人小时候说起，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被大人怂恿用械斗来解决所有争执，长大以后，他们认为械斗中的技能是最必要的本领，胆量是最高贵的品质。这一系列原因，造就了好械斗的努尔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的地区，努尔部落的豹皮酋长、预言家们就处在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如果一个努尔人杀了人，他会赶到豹皮酋长家里躲避对方的报复，因为酋长是神圣的，他的家宅中不允许飞血四溅，所以复仇者很难找到报复的机会。为了尽快解决这次凶杀案件，只能通过赔偿来消解对方的怨气。“杀人偿牛”这是用以解决努尔人杀人以后的保护凶手生命的唯一办法。在这个赔偿的过程中，唯有酋长才能做好调停谈判的工作。但是所有的努尔人都认为，尽管有了赔偿和献祭，世仇仍会永远继续下去，因为死者家属在复仇中想索取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他的牛。所以，虽然表面上频繁的械斗和持续不减的敌对行为没有了，但极度的怨怒和世仇争斗却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需要注意的是，世仇发生在与外族之间和与近亲之间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其当事人之间的结构距离很窄、关系很近的有限的社会环境中，世仇解决起来会相对容易；但随着环境的扩展、关系的疏远，世仇就变成了战争形式，就会更加难以解决。世仇既可以通过复仇来解决，也可以通过赔偿来解决。但是，只有当争执双方主观上希望事件得以和平解决的时候，酋长的介入才可能成功。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酋长只是被看做是“某种类型的世仇得以解决以及某种类型的污秽得以拭掉的代理人。所以说，在努尔社会豹皮酋长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神圣的人物”，而没有政治上的权威。

这使我想起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对当地政治制度的描述，在萨摩亚社会，政治权利主要是由酋长和议事酋长组成最核心的政治组织“福努会”行驶，最高统领者是大酋长。一个萨摩亚人的村庄由三四十户组成，每一户由一个被称作“玛泰”的头人负责管理。这些头人或具有酋长似的头衔，或具有议事酋长的头衔，他们是公共事务的发言人，是酋长的代言人和使节。一个户由一二十个人或因血缘、或因姻缘、或因收养和玛泰或她的妻子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们彼此间

往往没什么亲密关系，与西方社会的家庭不同。村庄里有才干的男青年则被推举为“玛泰”，进入权力圈。如果一个男青年被推举为玛泰，那么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跟以前的同伴自由亲密的交往了，因为玛泰只能跟玛泰交往。每个村庄有一两个大酋长，他能把自己户中的女孩子封为“陶泊”，“陶泊”具有礼节上的崇高地位，作为每一户的代表参加对外交涉，某种程度上也是全体妇女的崇拜偶像，代表贞洁。

等级在萨摩亚社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村子的地位取决于该村大酋长的等级地位，而一户的名望取决于该户玛泰的头衔。头衔有两个等级：酋长和议事酋长；除了该户的领导者身份外，每个头衔都还负有许多其他责任，也享有许多其他特权。因此，萨摩亚人把等级堪称是利益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萨摩亚社会的统治者有一整套的统治制度和继承制度，他们地位尊贵，有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权威，甚至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例外，这就与努尔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机制也间接为努尔社会“分裂与融合”的政治制度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从而实现努尔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有序、稳定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想要探讨的是努尔地区的“预言家”，在努尔人看来，预言家是一个被天上的精灵或神所附身的人，他们认为这些精灵或神是天帝的儿子。因此，预言家在努尔社会中获得了比别人更神圣的地位和更广发的影响力。但是，与豹皮酋长不同的是，预言家并不是部落结构的一种机制，而是毗邻的部落之间进行联盟的关键人物。因为，预言家是领导并发起对丁卡人的袭击行动和抵抗阿拉伯和欧洲人侵略的行动的人。他是部落性的人物，是部落的象征。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努尔诸部落与其他人群之间以及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结构关系是通过战争的制度而得以维持的，同一部落的裂变支之间的结构关系则是通过世仇制度来维持的。他们没有中央行政管理，豹皮酋长只是一种仪式代理人，而预言家的出现，则使努尔部落与部落之间形成了凝聚力和和团结一致机制。这种政治制度是以亲属组织为基础的，当地部落的分裂融合相关的集体意识、规则（法律）与现代社会行政组织相比，无论在结构、运行、成员的基础联系方面都存在截然的不同，这种基于分裂融合的表象触及的社会文化的实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还可以将其政治制度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进行比较分析，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通过对第四章“努尔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解读，深刻理解了作者引入的对立裂变概念——用裂变和融合的制度作为努尔社会内部整合的机制进行描绘和分析。它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名篇，但其中有很多功能主义的分析，使我想起了另外两本人类学著作：《安达曼岛人》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虽然他们有很多相异之处，但三本书都是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都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以社会全貌观为指导，考察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各个方面的现象，比如西太平洋的库拉交易中的巫术、仪式、经济生活；安达曼岛人的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巫术信仰；努尔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政治结构等等。通过对此类作品的阅读，也加深了我对人类学的认识，带来很多启发。

参考文献

- [1]仇康慧. 结构人类学视野下的努尔人[J]. 现代经济信息
- [2]埃文斯·普理查德. 努尔人[M]. 褚建芳 闫书昌 赵旭东译. 华夏出版社 2001

作者投稿：方垒，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